

刘
壖
抒
情
散
文
精
品
集

刘壖／著

那条时光流转的小巷

尤其是爱那入晚的山。
我爱山，

我又添了女儿。

就像父亲的那个年月，
转眼，已经近四十年了。

那条时光流转的小巷！

孕育了我的童年……多美啊！
迷离如梦的巷子，

哪里有牵挂，放不下，就是家！

哪里有爱，

让我放不下！

充满了爱，

世界充满了美，让我牵挂。

那条时光流转的小巷

刘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条时光流转的小巷 / (美) 刘墉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3.4

ISBN 7-80114-877-0

I. 那… II. 刘… III. 散文 - 作品集 - 美国 - 现代 IV.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145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3-1225

责任编辑:孙红梅

封面设计:合和工作室

策 划:汉霖

那条时光流转的小巷

出版:九州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706226 68706018

电子信箱:jiuzhoucs@hotmail.com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第一胶印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20 千字

印张:7

版次: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114-877-0/1·142

定价:19.80 元

玫瑰奴隶王

最诡异爱情小说



第8号当铺续

即将推出 不容错过

漂泊如何走成沉静

徐学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

读刘墉的文字，你触摸到的是一颗纤细的心灵。他会为许多微末甚至是琐碎场景所感动，并品味和描画出其中的情愫。夜放的昙花，飘洒的雪片，晨雾与晚山等大自然景色能让他柔肠百转，而人间百态更是让他情不自禁——“看到街上奔驰的车子，我会为孩子们担心；看见空气污染的城市，我会为人们伤怀；甚至看到一大群学子从校门里冲出来时，也会为他们茫茫的未来感到忧心，而当我走进灿烂光华布满各色鲜花的花展时，竟为那插在瓶里的花朵伤神。因为我在每一朵盛放，如娇羞少女般的花朵下，看到了她被切断的茎，正淌着鲜血。而在台北放洗澡水时，我竟然听见纽约幼女的哭声。”（《爱就注定了一生的漂泊》）一只缺了两只后腿的小白狗，一个圣诞节外出向穷人散发礼物的老人都能让他久久不能释怀。

读刘墉的文字，你还会欣赏于一种细致的笔触，山中的云气在他的笔墨中分为晓雾、断云与岚烟——“晓雾是一片迷蒙，是贴着窗子向你问安，只许你看她，却不准看别人的恋人。她隐翳了一切，团团拥抱着你，使你摔也摔不去，吹也吹不开。

“断云是一种半流动体。有时她织起一条白色的围

巾，环在山的颈子上；有时她从峰峦的北面飘来，像水般自山与山的缝隙流下；有时她又穿梭在树梢，像是唐代金碧山水勾描的那般典雅。至于岚烟，就是那既无雾气的善妒，也不似断云般固执的云彩了。她有时似轻纱，悄悄地曳过你的眼前；有时如溪水，潺湲在你的脚下；有时他会俏皮地跟你玩捉迷藏，你追她、她追你。她是可以让你赶着走的，像是一只玲珑纯白的小绵羊。”

而面对雪花，他更是墨分五色，细致入微，他写大片的雪花，小片的雪花，细碎的粉雪，有风时的雪花，无风时的雪景，远观近描，仍意犹未尽，生发开去——“落在地上的雪，更是耐人寻味。初降的雪是松松绒绒的，仿佛棉花店里新弹过的棉絮。在晴朗的天气，阳光能直透到雪地的深处，并在那雪花的亮晶片间反射跳动。那蕴藉的白，好像羊脂玉般，正是‘暖暖内含光’的一种。

“至于在阴影处的雪就更是美了，它们能随着四周光影的变化，而改换为千万种色彩：晨光中带黄，正午带蓝，入夜则是淡紫的‘鸢尾兰’的颜色。我最喜欢此刻进入屋后的森林，那是在夏秋时不敢去的，因为怕带毒的藤蔓弄得满身红肿；至于冬天，尤其是在雪后，就毫无顾忌了，所有的景物都是那么清晰，甚至连林中有什么小动物在活动，都可以从雪上的脚印认出来。

“雪地上的影子，确实是最美的，尤其是树木瘦瘦的身影。平常地面为深色，影子落上去，也看不清，此刻则可以一览无遗；每一条影子，都是随地面的高低而

转折，在太阳西斜的时刻，那影子是一条条无止境的淡紫色的缎带。

“融雪就更有变化了。落雪之后如果出了太阳，雪的表面会结上薄薄一层冰壳，就是这层冰壳，为宿雪染上另一种光彩；它是洁白的，但是洁白中帶有一分冰的晶莹；它又是柔软的，但是柔软间夹着几分冷硬；踩在上面，仿佛吃包着巧克力皮的雪糕，先是清脆脆一声咬破巧克力的声音，接下来又是那松松软软的冰淇淋。这层神妙的冰膜，如果结得厚，就更妙了。当下面的雪逐渐被大地吸收，那冰壳还可能高高地撑着，像是一个吹出来的‘糖泡’。光线从每个角度射入，都在那冰壳中引起一连串的变化，逆光看时，仿佛那雪也会发光了。”

也许，这些因素是刘墉文字畅销的重要原因，然而，最让我感动的并不是刘墉这些令人低迴“李后主式”的缠绵艺术，而是一种漂泊中的定力，喧哗中的沉静。

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在 21 世纪，有人套用莎士比亚的这一名言，说出，漂泊，你的名字是华人。这话说的一点不假，地球上，有海水处，就有华人。中国人，向地球各个角落迁徙，自古有之，于今为烈。

漂泊，有积极与消极之分，积极的漂泊是无畏的追求，消极的漂泊只是怯懦的逃避。刘墉的浪迹天涯，远走他乡应是前者，他是在春风得意之际毅然出走的，就像他多年后所说的，“当你站在这个山头，觉得另一个山头更美的时候，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走下这座山头，要是舍不得，你就很难走上另一座山头。”

漂泊，也有地理上与心理上的不同。地理上的漂泊，有征夫离人，谪臣浪子，还有现今的留学移民，总是从故乡到异乡；而心理上的漂泊，就是内心的漂泊也即是追求精神的归宿。这一追寻对于当代中国人，尤其是文人，更是难解的心结。

刘墉的漂泊，是地图上可标示出来的几万公里，也是地图上无法标示的，不可以道里计的遥遥的心路。

遗传了父亲敏感细腻的禀赋，加上父亲早亡，家道中落，刘墉早早成熟了，在少年时候，他对生命的无常，世态的炎凉就有了深切的体验，也开始了他对生命意义的执着追寻的漫漫长路。

他找到的第一个意义是奋斗。由小康坠入困顿，并没有让他气馁自弃，更激起了他自强不息的斗志。就像那只荆棘鸟，将滴血的创痛化为悦耳的歌声。此集中的《此生无悔》是他对两位早逝的艺术家的悼念。从中可以看出，这两位西方艺术家之所以能引起刘墉的共鸣，不是因为他们舞台上的英姿、亿万的家产或显赫的星光，而是他们贫苦的童年、奋斗的少年和忘情于艺术的一生。是“那认定方向，绝不退疑，勇往直前的生命态度”。

“把行李打开，走上舞台，不管一切掌声与嘘声，忘情的演出，然后走下舞台，回到旅馆，收拾行李，走向人生的下一站。”

上面这段语言，亦是刘墉的“夫子自道”。将它移用于那个与寡母相伴，演剧、讲演、绘画、写诗，编刊物及至主持电视节目，无不出类拔萃的少年，也无比贴切。

“忘情演出——收拾行李——走向下一站”这不也是漂泊者的浓缩写真吗？

爱事业，爱艺术，就注定了一生漂泊，这是刘墉早早悟到的生命真谛。但在漂泊中，在忘情演出的间隙，在归途与征途的往来过渡，在东去西来的阴晴高空，刘墉也会有难以排遣的惆怅，在《爱，就注定了一生的漂泊》里，就有浓重的失落感。让我们读后不禁要记起这样一首诗：

一双鞋，能踢几条街？
一双脚，能换几次鞋？
一口气，咽得下几座城？
一辈子，闯几次红灯？
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风里。

一双眼，能燃烧几岁？
一张嘴，吻多少次酒杯？
一头发，能抵抗几把梳子？
一颗心，能年轻几回？
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风里。

一片大陆，算不算你的国？
一个岛，算不算你的家？
一眨眼，算不算少年？
一辈子，算不算永远？
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风里。

这是余光中在三十多年前写的诗，题为《江湖上》，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无数华裔漂泊者的心情剖白。刘墉当然也经历过这样的关卡，然而他终究能破茧而出，从躁动走向平和。

走向平和，就是给自己的心找到一个家。和许多杰出的华人艺术家一样，刘墉把心灵的家园放置于他的生命的初始之处。正应了华夏民族古老典籍《礼记》中的一句话：“圣人反本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

这生命初始之处，是刘墉深藏于心灵深处且时常反刍咀嚼的童年印象，那里有美丽却易破的气球（《生命中的气球》），鞭炮的硝烟（《藏在我心中的中国年》），年夜饭，枣泥月饼，父亲亲手削的柿子……

这生命初始之处，也并不仅仅是刘墉的个人印象和成长记忆。这样说，是因为如果这些印象和记忆并不附着于中华文化，或者没有博大的中华文化赋予它意义和诗情，那它也不过一些瞬间和散乱的“状态”与“表象”，就像我们现今的许多所谓“后现代艺术”那里看到的。

我们如果将刘墉的记忆与中华文化的精神相参照来读刘墉，我们就可以看到刘墉是用怎样框架和那一种的色彩来置放和描绘他的记忆。

《生命中的野姜花》近八千字，是以短制小品为主的刘墉散文里少见的巨制。文虽长却并不拖沓空洞，气充词沛，是刘墉散文中最见性情与激情的文字。

野姜花并不是一种招人喜欢的花，然而，因为它与刘墉生命感受紧密相联，因此，对刘墉有了异乎寻常的意义。

在野姜花的香味里，有与父亲相伴钓鱼的静静水湄，有刘墉感觉钓丝尽头的生命挣扎的初始震撼，有依在父亲怀里入梦的甜蜜，也有父亲坟前那炙热的太阳…

...

野姜花和他两位在异国意外早逝的朋友相联，因此有了悲剧的色彩；野姜花引出了也结束了他的一段恋情，野姜花让他在卖花老妇面前一时失措，多少也有些喜剧的成份。野姜花，一种平凡无奇，在山边水湄大片大片聚生的野花，因为融入了刘墉的生命，而让我们向往而感动。

同样，一条小巷，而不是幽深奇诡的城堡，不是繁华酥骨的街市或静谧侵肌的湖泊，让跑遍千山万水的刘墉，感到此时脚下最为踏实，因为这是故乡的小巷，因为这能让他跑回童年。（《跑回故乡的小巷》）

刘墉向我们展示了故乡的意义：故乡，也许是贫瘠甚至脏乱的，但它存留了我们的童年，或者还有少年和青年，它也就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了我们自己。故乡，比起任何风雅之所、富贵之邦都会更为丰厚蕴藉，因为故乡比起它们，总会多出一些东西：你的血脉，你的血泪，还有你的血汗。

我们可以明白，没有故乡的人因心无归宿而一无所有。而萍飘四方的游子即使并不拥有多少财富，但当他

们嗅到故乡的野姜花香，踏在故乡的红砖巷道，他们便感到心有所归无量幸福，充实得富可敌国。

这便是中国文化的精义所在。既无天国上帝，又非“主义”“科学”，而是以亲子情，夫妇恩，朋友义，家园恋，山水花鸟的欣然寄托，普救众生之襟怀以及认识发现的愉悦作为生之意义。生活成为艺术，艺术融于生活。四大非空，人间有情，山水有爱，何必玩世不恭？何必愤世嫉俗？

人生无常，能常驻心灵的，正是这些真情瞬间。刘墉将这些瞬间一一拾起擦拭，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生命，也同时反观自身；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生活，而不仅仅是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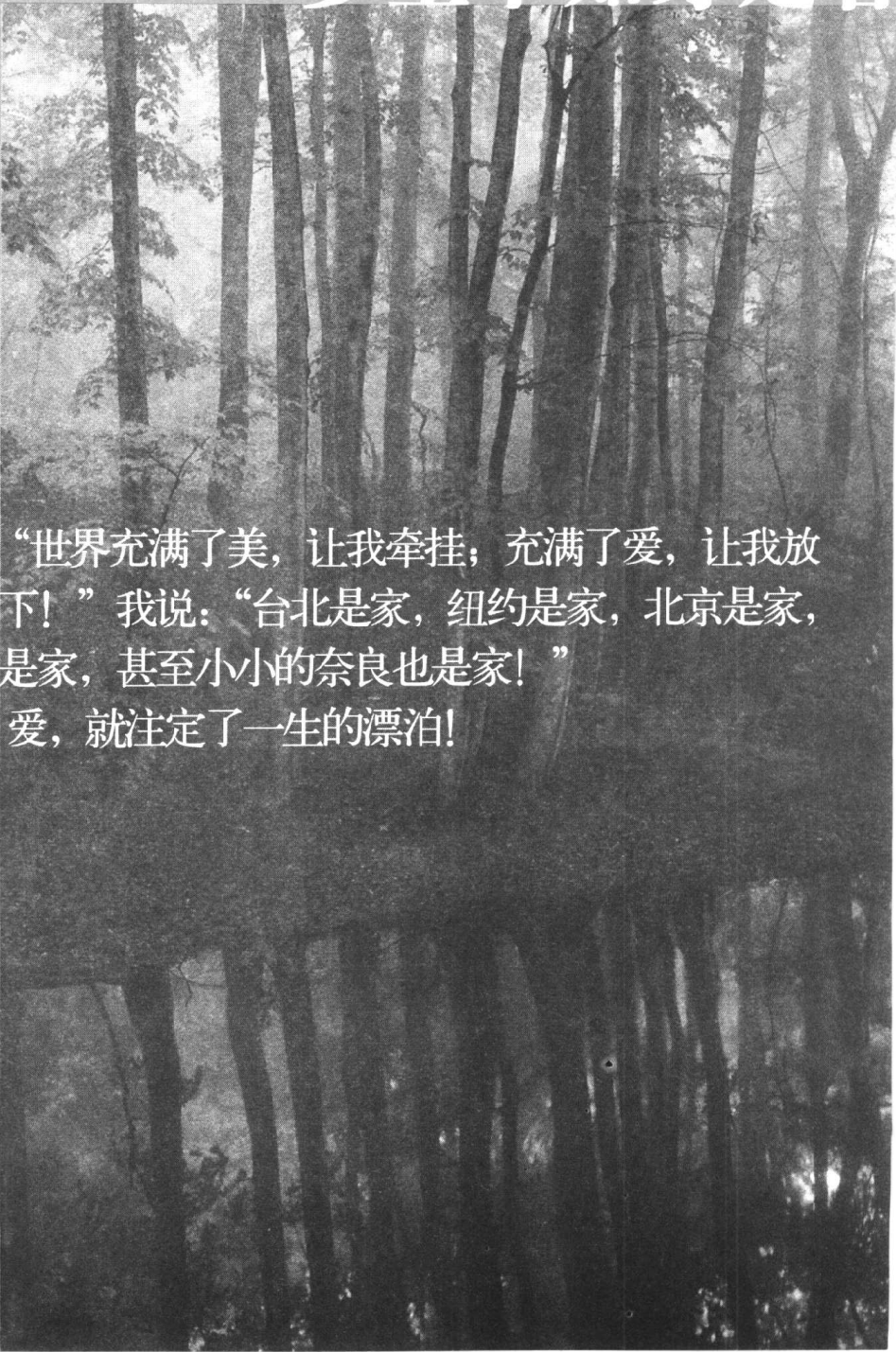
常常失眠的刘墉，发现最好的安眠药物是那虫声鸟转的天籁。他写道，梦中有虫声，就觉得恬适，“仿佛让那软软的蛩音包着，托着、裹着、浮着，轻轻荡入其中”。

是的，安静并非无声；沉静也绝不是死灰槁木，而是心有所归，情有所托。刘墉每年每月每日都在奔波，漂泊，风尘仆仆于人生途中，跋涉不息。可是，在漂泊中，他总能找到生命的真义，找到一些真情的片刻，无数细微的真情将他“包着、托着、裹着、浮着”，让他沉静，一种透明的朴实的沉静。

这就使得刘墉的文字底气十足，足以化解忧郁，化解喧嚣。漂泊也成了徜徉和逍遥。

第一辑

梦里不知身是客



“世界充满了美，让我牵挂；充满了爱，让我放心不下！”我说：“台北是家，纽约是家，北京是家，巴黎是家，甚至小小的奈良也是家！”

爱，就注定了一生的漂泊！

爱，就注定了一生的漂泊

的小巷

飞机起飞了两个多钟头，心里始终不踏实，觉得好像遗忘了什么，看见有乘客拿出一卷长长的东西，才想起为纽约朋友裱好的画，竟然留在了台北。

便再也无法安稳，躺在椅子上，思前想后地怨自己粗心，为什么临行前连卧室也没多看一眼，好大一卷画就放在床上啊！想着想着，竟有一种叫飞机回头的冲动，浑身冒出汗来，思绪是更乱了。

其实一卷画算什么呢？朋友并非急着要，隔不多久又会回台湾，再拿也不迟，就算真急，常有人来往台美之间，托带一下，或用快递邮寄也成啊！但是，就莫名地有一种失落感，或不只因那卷画，而是失落了一种感觉。

从台北登车，这失落感便浓浓地罩着。行李多，一辆车不够，还另外租了一部，且找来两个学生帮着提，

免得伤到自己已经困扰多时的坐骨神经。看着一包一包的行李，有小而死沉的书籍，长而厚重的宣纸，装了洪瑞麟油画和自己册页的皮箱，一件件地运进去，又提起满是摄影镜头和文件的手提箱，没想到还是遗忘了东西。

什么叫做遗忘呢?两地都是家,如同由这栋房子提些东西到另一栋房子,又从另一户取些回这一户。都是自己的东西,不曾短少过半样,又何所谓失落?遗忘?

居然行李一年比一年多，想想真傻，像是自己找事忙的小孩子，就那么点东西，却忙不迭地搬过来搬过去，或许在他们的心中，生活就是不断地转移、不断地改变吧！

当然跟初回台湾的几年比，我这行李的内容是大不相同了。以前总是以衣服为主，穿来穿去就那几套，渐渐想通了，何不在两地各置几件，一地穿一地的，不必运来运去。从前回台，少不得带美国的洗发精、咖啡、罐头，以飨亲友，突然间台湾的商店全铺满舶来品，这些沉重的东西便也免了。

取而代之的，是自己的写生册、收藏品和图书，像是今年在黄山、苏州、杭州的写生，少说也有七、八册，原想只挑些精品到纽约，却一件也舍不得。书摊上订的《资治通鉴》全套、店里买的《米兰昆德拉》、《李可染专辑》、《两千年大趋势》，甚至自己写专栏的许多杂志，都舍不得不

带。

算算这番回纽约，再长也待不过四个月，能看得了几本《资治通鉴》？翻得了几册写生稿？放得了多少幻灯片？欣赏得了几幅收藏？便又要整装返回台湾，却无法制止自己不把那沉重的东西，一件件地往箱里塞。

据说有些人在精神沮丧时，会不断地吃零嘴，或不停地买东西，用外来的增加，充实空虚的内在，难道我这行前的狂乱，也是源于心灵的失落？

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吗：

“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其实东半球有东半球的云，西半球有西半球的彩，又何须带来带去？！”

但毕竟还是无法如此豁达，也便总是拖云带彩地来来去去。

所以羡慕那些迁徙的候鸟，振振翼，什么也不带，顶多只是哀唳几声，便扬长而去。待北国春暖，又振振翼，再哀唳几声，飞上归途。

归途？征途？我已经弄不清了！如同每次回台与返美之间，到底何者是来？何者是往？也早已变得模糊。或许在鸿雁的心底也是如此吧！只是南来北往地，竟失去了自己的故乡！

真爱王鼎钧先生的那句话——

“故乡是什么？所有故乡都是从异乡演变而来，故乡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

多么凄怆，又多么豁达啊！只是凄怆之后的豁达，会不会竟是无情？！但若那无情，是能在无处用情、无所用情、用情于无，岂非近于“无用之用”的境界？！

至少，我相信候鸟们是没有这样境界的，所以它们的故乡，不是北国，就是南乡！当它们留在北方的时候，南边是故乡；当他们到南边，北方又成为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

我也没有这番无所用情的境界，正因此而东西漂泊，且带着许多有形的包袱、无形的心情！

曾见一个孩子，站在机场的活动履带上说：“我没有走，是它在走！”

也曾听一位定期来往于台港，两地都有家的老人说：“我没有觉得自己在旅行，旅行的是这个世界。”

这使我想起张大千先生在世时，有一次到他家，看见亲友、弟子、访客、家仆，一群又一群的人，在四周穿梭，老人端坐其间，居然有敬亭山之姿。

于是那忙乱，就都与他无关了，老人似乎说：“这里许多人，都因我而动，也因我而生活，我如果自己乱了方寸，甚或是对此多用些心情，对彼少几分关照，只怕反要产生不平，于是什么都这样来这样去吧！我自有一在，也自有我不在！”

这不也是动静之间的另一种感悟吗？令人想起，《前赤壁赋》中“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